

4

顶级行动

当历史车轮走到 20 世纪最后的 50 年，
恐怖主义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经常出现的東西。
恐怖分子必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从事恐怖活动，
可是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民族矛盾？宗教纠纷？意识形态冲突？歇斯底里大发作？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巨大灾难！

顶级恐怖

高金虎 刘雪梅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顶级行动 ④

顶级恐怖

当历史车轮走到 20 世纪最后的 50 年，
恐怖主义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经常出现的東西。
恐怖分子必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从事恐怖活动，
可是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
民族矛盾？宗教纠纷？意识形态冲突？歇斯底里大发作？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巨大灾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顶级恐怖/高金虎、刘雪梅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

ISBN 7-204-06643-X

I. 顶… II. ①高…②刘…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874 号

顶级行动④

顶级恐怖

高金虎 刘雪梅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5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204-06643-X/D·206 定价:25.00 元

电话:(0471)6291173(总编室) 6292144(发行部)

网址:dzbj@s163.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退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高金虎 刘雪梅 主编

选取最具影响力、最具震撼力的人物和事件
展示一百年来政坛的波谲云诡和风云变幻



主 编	高金虎	刘雪梅			
编写人员	高金虎	倪 军	高 远	罗静远	
	袁 影	黄文娟	吕东山	季洪彦	
	王 海	贾 新	朱明华		

主编简介：

高金虎 史学硕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作品有《外国情报史》、《昨日辉煌——英国秘密情报局 80 年》、《反恐怖行动写真录》、《百年档案系列》等。

刘雪梅 文学硕士，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论》、《大学实用写作》、《目击战争》、《目击灾难》、《我也是公民》、《我能成功》等。

目 录

善恶树下结出的铁蒺藜——欧洲的红色恐怖

1

1

他们是一帮在红色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希望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万恶的资本主义。不幸的是,他们把暴力对准了平民,最后沦为人人不齿的恐怖分子。

穷途末路的“光辉道路”——秘鲁国内的反恐怖战争

2

48

“红色恐怖”的拉丁美洲版本。古斯曼自称为拉丁美洲的红太阳,要把秘鲁变成美洲的革命之都。可是在藤森总统的打击下,他的如意算盘破灭了。

3

71

126 天的意志较量——秘鲁人质危机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是秘鲁恐怖组织中的“后起之秀”。为了营救被政府扣押的领导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大使馆。结果，一帮政界要人沦为囚徒。庆幸的是，经过 126 天的意志较量，藤森政府最终胜出。

4

104

和平也需要勇气(一)——阿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阿米尔在全场高唱《和平之歌》的时候向拉宾举起了罪恶的手枪，和平之鹰浴血身亡。拉宾以鲜血为代价告诫人们：中东的政治冲突只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在解开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死结之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需要勇气。

5

145

和平也需要勇气(二)——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

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是受到同情的弱者，他们的斗争手段也曾经得到认同。但是，在世界走向和平的大趋势下，巴勒斯坦人也需要审时度势，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争取早日建国，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而努力。

6

166

西西里的苦难——意大利的黑手党之战

西西里成了一个恐怖之都，黑手党执掌了西西里岛的政权。市长是黑手党的门徒，总理与黑手党有染，两位大法官先后被杀，意大利被迫开展反恐怖之战！

7

200

以正义的名义——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大战

埃斯科瓦尔通过贩毒建立起麦德林卡特尔，周围的老百姓因此而受益，埃斯科瓦尔成了“大善人”，麦德林成了天堂的一部分，但哥伦比亚却因此成了恐怖之都。忍无可忍，哥伦比亚开始了禁毒之战。

8

233

喋血金三角——泰、老、缅交界处的“鸦片战争”

东南亚的毒品贩子坤沙，靠贩卖鸦片发家。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他扯起了“掸邦独立”的大旗，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民族独立的领袖。阴谋败露后，他终于落入法网。

震撼英伦三岛的爆炸声——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

9

259

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使北爱尔兰问题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其结果就使英伦三岛成了一个恐怖之都。制造恐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恐怖组织——爱尔兰共和军。

天使的愤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

10

304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产物,它主张由伊斯兰教统治一切,国家、社会实行伊斯兰化,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教合一体制。一切有悖于《古兰经》原则的制度和政权都是对真主的亵渎,必须予以推翻,一切虔诚的穆斯林都可向异教徒发动圣战,从而在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恐怖主义色彩。

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一次受难——国际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第一次袭击

11

333

对于喜欢制造轰动效应的恐怖分子而言,位于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无疑是一个极佳的打击目标。如果要在美国找出一个比世界贸易中心更合适的目标,那恐怕就只有白宫了。于是,恐怖分子在1993年向世界贸易中心发动了第一次袭击。

“美国佬滚回去!”——本·拉登策划的两起爆炸案

12

355

本·拉登,神秘的沙特富豪,“圣战”组织领袖,公开向力量强大的美国人叫板:“有组织地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这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国籍。”

美国总统克林顿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应:“不管多少时间或追到哪里,我们都将追捕恐怖分子,直到履行公正和了结案子。”

他们都没有食言,一个策划了东非的美国使馆大爆炸,一个轰炸了苏丹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营地”。

天堂里也不太平——震惊世界的俄城大爆炸

13

398

“9·11事件”的预演,不过这次事件的主角不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麦克维。他从一本恐怖作品中得到启示,实施了对俄城联邦大楼的攻击。

世界贸易中心的消失——国际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第二次袭击

14

440

新世纪第一大案。在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内,接连数架民航班机被劫持,两架客机撞向纽约第一高楼,五角大楼也遭到攻击。四千余人在攻击中罹难,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大火中轰然倒塌。由此,美国发动了一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圣战”。

他们是一帮在红色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希望通过暴力手段摧毁万恶的资本主义。不幸的是，他们把暴力对准了平民，最后沦为人人不齿的恐怖分子。

善恶树下结出的铁蒺藜

欧洲的红色恐怖

路透社发表评论说：“一个像莫罗这样的领导人遭到绑架并被害，这在任何国家还是第一次。”

意大利《共和国报》登出了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对共和国的攻击达到了顶点。”

1978年5月9日下午1点多，罗马的警察接到报告：一辆红色的雷诺轿车，停放在耶稣广场已经好久了，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名堂。

三名警察赶往耶稣广场。他们驱散了周围的人群，围着这

顶级恐怖

辆轿车转了好几个圈子,左看右看,最后终于大着胆子拉开车门。

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三个警察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人们又围拢过来。

到底是哪个粗心鬼,把这么一辆高级轿车放在这里不闻不问十几个小时?警察探过头去,想看个究竟。

一具尸体蜷在车座上。他的脸上布满了尸斑,看来死亡已有时日。

警察定睛看去,那尸体不是别人,正是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为了找到他,意大利军警几乎是倾巢出动,找了几个月了。现在,他却在这里出现了。

意大利安莎社立即把这个消息传遍整个世界。全世界都被震惊了。

路透社发表评论说:“一个像莫罗这样的领导人遭到绑架并被害,这在任何国家还是第一次。”

意大利《共和国报》登出了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对共和国的攻击达到了顶点。”

来自世界各国的唁电像雪片似地飞往罗马,对莫罗的被害表示哀悼。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把自己关在小教堂里,祈求上帝接引莫罗到达天国。

是谁导演了这一恶魔般的行径,杀害了天民党的元老、连任五届意大利总理的“伟大的政治人物”莫罗的呢?

谜底揭开了,那就是:“红色旅”,意大利一个极左的恐怖主义组织。

受格瓦拉影响最大的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青年。正是他们,将格瓦拉的革命理想和他们所想象的革命手段结合

善恶树下结出的铁蒺藜——欧洲的红色恐怖

在一起，在发达国家掀起一股红色风暴，从而把格瓦拉的影响发展到了极致。

美国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在谈到 60 年代时，曾用了这么两句话：“60 年代是充满奇异美梦的十年，60 年代也是充满可怕噩梦的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十年之久，战争留下的创伤大多已经抚平，鲜花和笑语，繁荣与富足，似乎成了 60 年代的特征。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悲剧却接踵而至？

产生悲剧的根源当然还在于这个时代本身。这个时代的人们经历了太多的辉煌，以至于他们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但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社会深层的矛盾。鲜花后面，处处是荆棘。

发达国家面临很多矛盾，经济停滞，政局动荡，工人失业，很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

代表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也步履维艰。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要求自由化的匈牙利人与苏军展开了巷战……

只有第三世界似乎一枝独秀。

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他的副手切·格瓦拉提出了“游击中心论”，要把游击战推进到第三世界各个国家，通过少数人建立“无产阶级武装中心”。格瓦拉自己则跑到了南美洲的大森林里，发动了游击战。

在东亚，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越南共产党正在开展抗美斗争，中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0 年代是火红的“革命年代”，60 年代是左派的年代，左派思想是当时政治思潮的主流。

在现代史上，格瓦拉应该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位阿根廷医生胸怀大志，立志要改变拉丁美洲贫穷、落后的现状。

50年代初，格瓦拉曾在当时拉丁美洲最有生气的危地马拉，目睹了该国在阿本斯总统领导下所发生的变革，同时也亲眼看到阿本斯的改革因为美国的干涉而夭折。

从阿本斯的遭遇，格瓦拉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拉美的任何变革，都必然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如果变革触犯了美国的利益，那么它是不会成功的。

这个教训，他一直牢记心中。

危地马拉的改革失败后，格瓦拉流浪到古巴。在那里，他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兄弟，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古巴的“7·26运动”开始了。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在山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瓦解了巴蒂斯塔的政府军，进入了哈瓦那。

胜利之后的格瓦拉，成了古巴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他是古巴政府的三个核心之一，出任经济部长要职。

可就在这时，格瓦拉自己却产生了疑惑：胜利之后应该怎么办？第三世界的劳苦大众还在受苦，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应该留在哈瓦那享受吗？

1965年4月1日，格瓦拉辞去了他在古巴党和政府的一切职务，决意到第三世界国家发动革命，用他的游击理论来反抗帝国主义。

在给卡斯特的告别信中，格瓦拉深情地说，他已经在古巴领土上“完成了对古巴革命所负的责任”，“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召唤着我去奋斗。我所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领导人所肩负的责任使你不能去做的”。

为了不牵连古巴，格瓦拉放弃了古巴国籍，成了一个职业革

命者。

他原先以为拉丁美洲是革命的中心。他曾经说过，在玻利维亚或巴拉圭，找一块与巴西、乌拉圭和秘鲁、阿根廷相接壤的地方，在那里投下一小股游击队，革命的火种马上就会在拉丁美洲蔓延开来。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起来后，他以为革命的中心已经转到了非洲，又同一帮志同道合者跑到了非洲的刚果。在那里，他同样遭到了挫折。克格勃利用他，中央情报局反对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手，跟踪格瓦拉的行动，出动队伍追捕他。格瓦拉的处境十分艰难。

1968年，受了伤的格瓦拉被哥伦比亚政府军俘获，但是他没有沮丧。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军官与他进行了一番对话，最终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折服。

格瓦拉是玻利维亚政府的敌人，更是美国的敌人。对一个危险分子，谁也没有胆量把他留下来。尽管杀害俘虏的名声不佳，玻利维亚军队还是处死了格瓦拉。他的头被做成面膜，两只手也被肢解，被送往中央情报局玻利维亚情报站。在那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等着看格瓦拉确实已经死去的证据。

格瓦拉死了，但他的精神没有死。他的人格，他的道德，永远为人所景仰。

人们把各种尊号送给格瓦拉，他是“红色的罗宾汉”、“红色的耶稣”、“共产主义的堂·吉珂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巴黎，他的塑像深情地注视着他脚下的芸芸众生；

在东京，他的塑像成了精明的商人招徕生意的工具；

在他的祖籍英国，以他的名字为商标的啤酒极为畅销。

在死去30年之后，格瓦拉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路标。

他更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顶级恐怖

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革命家，他的年龄永远地停在了 37 岁。这正是人生中的黄金年华。格瓦拉把它献给了革命事业。与他有着共同语言的青年，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导师。

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也打出了格瓦拉的旗帜。

格瓦拉是游击战大师，生前曾有《游击战》等著作传世。这些著作在第三世界国家流传甚广。今天人们提到游击战，几乎是言必称格瓦拉。

一个人对世界的影响一至于斯，可见其影响之大。

格瓦拉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西方的新闻媒介却刻意把他打扮成一个恐怖分子。在他们看来，格瓦拉不敢以堂堂之阵，击堂堂之师，永远只能以游击战——也就是“恐怖活动”——的方式来与西方国家对抗。

恐怖是弱者的武器。相对于占优势的西方帝国主义，第三世界确实力量太小，他们不可能与西方进行面对面的阵地战，只能以游击战来应付。

但我们知道，游击战当然不能与恐怖活动等同。把格瓦拉称为恐怖分子，如果不是他们对历史的无知，那就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误解。

确有不少恐怖组织打着格瓦拉的旗号，尽管他们的行动与格瓦拉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意大利的“红色旅”自称是格瓦拉的信徒，而在 90 年代轰动一时的秘鲁两大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都赞同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前者在农村搞土地改革，后者则热衷于轰动性的城市游击战。

1997 年 12 月 12 日，号称“国际头号恐怖分子”的卡洛斯在巴黎受审。卡洛斯原名拉米雷兹·桑切斯，是委内瑞拉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富翁，生活条件极为优越。

卡洛斯对此不感兴趣。他希望出人头地。但是，在委内瑞

拉这样一个小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名人，难度可想而知。

他想通过另一条途径来达到目的。他曾经对人夸口说，有朝一日，全世界都会注意他。

他抛弃了委内瑞拉的富翁生活，孤身一人，前往哈瓦那，到拉丁美洲的革命圣地“朝圣”去了。在哈瓦那，他进入了格瓦拉兴办的游击战士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

训练完毕后，他与他的同伙秘密地潜回国内，准备在委内瑞拉开展游击活动。可是机缘不巧，上岸不久，他即落入法网，后来，他那个富翁父亲设法把他救了出来。

出师不利，卡洛斯并不气馁。几年之后，他又辗转到苏联求学。这次，他进入了卢蒙巴大学学习。

卢蒙巴大学以刚果著名的民族主义领袖卢蒙巴的名字命名，本意是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干部，但实际上，苏联是把它作为培训亲苏势力的基地。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也卷了进去。

从卢蒙巴大学出来，卡洛斯就算毕业了。此时，他已经对解放受苦人民没有兴趣，转而成了恐怖主义的信徒。

1975年6月，他在巴黎枪杀了两名警察；半年之后，他又闯进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议大厅，击毙了三人，劫持了11名正在开会的部长，从而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人物。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缉令，法国情报组织常年组织特工追捕，但因为卡洛斯精于化装，屡次躲过了警察的追踪。直到1993年，一个跟踪卡洛斯二十余年的法国特工终于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将他逮捕。

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恐怖分子，竟然也自称是格瓦拉的信徒，格瓦拉九泉有知，也不会安心。

不过，受格瓦拉影响最大的还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青年。正是他们，将格瓦拉的革命理想和他们所想象的革命手段结合在一起，在发达国家掀起一股红色风暴，从而把格瓦拉的影响发展